

“探寻汉源说皇清”之十六

# 大将军水淹敌军 分东西鸿沟为界

总策划/张树强 石晏 苏强华 文字/司玉笙 朱继彪 摄影/邢栋 徐继华 总协调/陶梦晨 常国强



浚阳故城



力波山今气益世富三瞻塑

临淄被韩信攻陷后,城中官兵哭爹叫娘,狼狐逃窜。齐王田广逃到高密(今山东高密),相国田横逃到博县(今山东泰安东)。

田广惊魂未定,一方面招兵买马,准备顽抗;一方面派出使者,向楚国求救。

尽管项羽对齐国的出尔反尔深恶痛绝,但是他明白,汉军击齐实际上是要攻楚,援助齐国等于保存自己。项羽抛弃往日恩怨,派得力大将龙且、副将周兰率领 20 万楚军北上救齐,并且许诺说,打败了韩信,就将半个齐国赏给龙且。

汉王刘邦得知齐国情况有变,担心韩信兵力单薄,敌不过龙且,便派曹参和灌婴领兵增援韩信。

龙且率领楚军来到高密,与田广的齐军会合,要与韩信对阵开战。帐下一位谋士劝龙且利用汉军远道而来,粮草供应困难的弱点,深沟高垒,引而不发,采取“拖”的战术,消磨掉汉军锐气,使其不战而退。龙且一口拒绝了谋士的建议,让人给韩信下了战表,约定次日交战。韩信接到战表,立即回书答应。

双方在离高密不远的潍水两岸,摆开了阵势。战前,韩信叫人准备了上万条草袋,交给偏将傅宽,让他带领部众在天黑以后秘密赶到潍水上游,选择适当位置,用袋装河沙,筑堤堵水,并派一人站在高处守望,到约定明日交战时,一旦见主将红旗挥动,即刻放水。

第二天拂晓,韩信就亲率大军渡过潍水,向东岸的楚军发起冲锋。龙且是个急性子,见汉军一半士兵刚上岸,另一半还在河中,便下令全线出击。双方杀了一阵,汉军装作架架不住的样子,纷纷后撤。龙且见状,十分得意,大声吆喝:“我早就知道韩信是个不堪一击的懦夫,今日果然如此!”他命令士卒快快追杀,捉住韩信重重有赏!

败逃的汉军多数已爬上岸岸,蹚水追击的楚军正行进在河中央。韩信频频挥动红旗,傅宽见到信号,立即命令士兵放水。霎时间,洪水裹着泥沙滚滚而下。河里的楚军被汹涌的浪头冲得无影无踪。韩信回军掩杀,楚军非死即降。龙且喊天不应,呼地不灵,在混战中被杀,副将周兰则当了俘虏。

河东岸剩下的楚军,见主将毙命,便一哄而散。齐王田广带领少数随从向城阳(今山东莒县)奔逃。韩信穷追不舍,将其抓获,就地处斩。韩信又派军剿灭齐国残存的武装力量。灌婴击溃了田横,曹参击杀了齐将田吸,齐国的 70 多座城池悉数落入韩信囊中。

韩信平定了齐国,住进金碧辉煌的齐王官殿,看着载歌载舞的官娥美女,想到自己多年来的梦想终于成真,心里头真是说不尽的欢喜。

过了几天,他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念头:虽然住在齐王官殿里,过着齐王的生活,但自己的身份仍然还是个将军,似乎名不正言不顺。于是他修书一封,派特使快马呈送汉王。

汉王刘邦正为战事不利心烦意乱,见韩信特使送信过来,以为是回师增援,不料信上却是这样写的:“齐人奸诈狡猾,旧势力盘根错节,南面又与楚国接壤,不重新封王,恐怕会发生意外。所以,请允许臣暂且在这里代理齐王。”

对韩信“公开要官”,刘邦不由勃然大怒,“啪”一声把书稿扔在案几上,骂道:“寡人被死死困在这里,日夜盼望援军,他不但按兵不动,还想当代理齐王,真是……”

他那“异想天开”几个字还未出口,突然感到左脚被陈平踩了一下,不由打住了话头。张良侧身小声劝道:“大王眼下身处不利,哪能挡得住手握重兵的韩信在千里之外称王?倒不如顺着他的心意,正式封为齐王,让他心安理得地镇守齐国。要不然,激成事变,后果不堪设想哪!”刘邦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,马上换了一种口气,仍顺着刚才的话语,骂骂咧咧地说下去:“……真是小孩子脾气!大丈夫平定天下,立下赫赫战功,就应该做个堂堂正正的诸侯王,为啥才想做个‘代理’的呢?也太没出息了!”随即宣布,由张良做特使,带上印信,赴齐国正式册封韩信为齐王,并催促其尽快对楚用兵。韩信被刘邦封为齐王,受宠若惊,发誓效命汉王。

刘邦的政治智慧,在对韩信“要官”这件事上达到了极致,因为齐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韩信手握 30 万精兵,成为楚汉之间一个重要的砝码,谁争拿到,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谁倾斜。

此时,项羽也派武涉为特使,要拉拢韩信在齐国倒戈。武涉是盱眙(今江苏盱眙东北)人,与韩信年龄相仿,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。韩信听说老朋友来访,非常高兴,盛情款待。武涉也不隐瞒,开门见山地说:“项王重感情、讲仁义,是个英雄;汉王贪得无厌、反目成仇,是个小人。您之所以能活着,是因为有项王存在,汉王还得利用您。一旦项王败亡了,您韩信也逃不出汉王的手心。从当前局势看,将军忠于汉则汉胜,倒向楚则楚胜。项王非常器重将军,托我转告您,如愿归楚,一定会受到重用。”

韩信听后非常生气,说:“我过去跟随项王时,官只封到郎中,位不过执戟。说的话他不听,献的计他不用,不得已才归汉。汉王豁达大度,拜我为大将军,让我统率大军。他能脱下锦袍给我穿,分出饭食给我吃。我的话他听,我的计他用。如今又封我为齐王。没有汉王,哪有我韩信的今天。人常说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。我岂能朝汉暮楚,去做反复无常的小人?”

武涉还想解释,韩信把手用力一挥,高声说:“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。就是汉王以后真的负了我,我也绝不做出不住汉王的事!”

武涉双手抱着脑袋,匆匆逃出了临淄。

没过几天,蒯通又求见韩信。蒯通当初劝韩信进军齐国,取得成功,因而深受器重。他想鼓动韩信自成一派势力,又怕韩信不听,便想了个奇招,故意在外地躲了一段时间。

韩信见了蒯通,十分高兴,关切地问:“先生最近忙些什么?”

蒯通回答:“学会了相面术。”

韩信笑了,问:“你相得准不准?”

蒯通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能从三个方面综合观察,百相百准。”

韩信抬起头仔细听。蒯通说:“人的贵贱在于骨相,忧喜在于脸相,成败在于是否决断。诚则信,信则灵。不诚不信,祸患无穷。”

蒯通一卖关子,韩信也觉得好奇,让他相一相面。蒯通让韩信屏退左右,然后神秘兮兮地说:“相将军的面,高不过封侯,而且还潜伏着危险。相将军的背,却尊贵无比。”

韩信正想往下听,蒯通却不说了,急得韩信连连催促:“请先生明言,请先生明言!”蒯通捋了捋下巴上那几根并不算长的胡须,一板一眼地说:“将军或许没有忘记秦末天下大乱,群英并起,有志之士纷纷举兵。虽说各自为战,但目标是一致的,那就是要推倒秦朝。秦朝被推翻了,天下按说该太平了,可又发生了楚汉之争,老百姓受的磨难比过去更重了。父子兄弟相继暴尸于荒野者,数也数不清。那悲惨的情景,真叫人寒心哪!”

蒯通抹了一把眼泪,继续往下讲:“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,被阻在成皋以东,三年了,向前迈不了半步。汉王呢,带着几十万大军,凭着山河险阻与项王对抗,一天要打好几次仗,不但没有尺寸之功,还总是处在危险之中。兵败荥阳,负伤成皋。如今是有智的智用尽,有力的力使完。再过了多长时间,将士的锐气就会消耗殆尽,散仓存存粮也会因不断搬取而所剩无几。老百姓流离失所,怨气冲天,无不盼望出个大圣大贤的人,把天下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。”

蒯通见韩信听得入神,稍稍片刻又语出惊人:“这大圣大贤的人物,就是将军您啊!”

韩信将身子抖动了一下,未吭声。蒯通步步紧逼:“当前,汉王和项王的命运就掌握

在将军手里。将军助汉胜,助楚楚赢。可不管哪一边得了天下,将军都是在别人手下称臣。既然如此,倒不如既不助汉也不助楚,自立山头……”

蒯通还要继续讲下去,韩信却不敢往下听了,赶紧打断了他的话,说:“先生暂且退下,容我再想一想吧。”

蒯通转过身要走,又被韩信喊住,问:“先生相我的背,那是叫我背叛汉王吧?”蒯通肯定地点点头。

一连几天过去了,韩信没有任何动静。蒯通等不及了,便去找韩信。一看韩信的态度十分冷淡,又接着上次的话题说了一通。见韩信仍然板着脸孔,就进一步用话激他:“一个人想要避免灾祸,就得多听听别人的见解,只要人家说得对,自己就要当机立断。俗话说得好,猛虎犹豫起来,就不如野蜂、毒蝎螫人厉害;骏马踏步不进,就不如弩马慢慢行走得快;勇士踌躇不已,就不如断然而做的平常人有所作为。我是披肝沥胆向将军进肺腑之言,人常说上天给予的不接受,会受到惩罚;时机来了不利用,必遭祸殃。愿将军三思,再三思啊!”蒯通说着,声音竟有点哽咽。

韩信听得出来,照蒯通的话做,称霸天下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,甚至非常容易。但他下不了背叛汉王的决心。韩信声音低沉地说:“我也听人讲过,乘坐别人的车,就应分担别人的祸患;穿别人的衣服,就应分担别人的困难;吃别人的饭,就应冒死为人尽忠。汉王对我恩重如山,我怎么能为自己的私利而背弃了道义呢?”

韩信随即下了逐客令:“宁叫汉王负我,我绝不负汉王——我自有主见!”

蒯通仰天长叹,拂袖而去。此后,他隐姓埋名,装得疯疯癫癫的,当了一名神汉。

项羽的主力被吸引到广武后,在敌后作战的彭越利用时机,频频出击,使楚军的后勤供给线基本处于瘫痪状态。项羽心里着急,可又无能为力。

汉王四年(公元前 203 年),经过充分准备的汉军,开始在局部地区反攻。其中影响最大的,是灌婴的千里大奔袭。

韩信被封为齐王后,遵从汉王刘邦的旨意,派灌婴率铁骑由北向南进发。他们在鲁县(今山东曲阜)打败了镇守鲁县的楚将公杲,击溃了赶来增援的楚薛郡郡守的武装,还俘虏了楚国一员骑将。灌婴乘胜前进,在楚国的腹地纵横驰骋,转战数千里,攻克了取虑(今江苏睢宁北)、徐城(今安徽泗县东南)等地,又迅速渡过淮河,占领了淮河以南的众多城邑,一直打到广陵(今江苏扬州)。

楚军后方告急,项羽不得不从荥阳前线抽调项声、薛公和郯公三员大将,回军对付灌婴。汉军也不恋战,主动放弃淮南,渡过淮河,在下邳(今江苏沛县南)设下伏兵,打败了随后追击的项声和郯公,再一个回马枪,斩杀了薛公,拿下了下邳。

灌婴又在平阳(今江苏徐州北)打败了楚国的骑将,占领了楚都彭城,俘虏了楚国的柱国(军政首脑)项化,连续攻陷了六七座县城。之后,他们又攻打苦(今河南鹿邑东)、谯(今安徽亳州)两县,生擒楚军副将,与汉王的主力在颍乡(古村名,在今河南鹿邑南)会师。两军会合后,通力合作,全歼了驻守陈县的楚军,斩杀受雇于项羽的楼番(少数民族)骑将 2 人,俘虏楚将 8 人,使楚军惊骇不已。

这次出击,不仅把楚军的大后方冲得七零八落,而且大大张扬了汉军的声威。为了完成对楚军的全面包围,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,让他回九江收集部众,在楚国南线开辟战场。为鼓动更多的人参军参战,汉王刘邦不等箭伤痊愈,又赶回关中,设盛宴招待关中父老,明确宣布,将士在前方立功的,加倍封赏;战死的,要给他们做衣服,买棺木,尸体运回家乡隆重安葬;烈士的遗孤,全由国家抚养。这一举措,使大后方又掀起了入伍的热潮。刘邦带着新征的士兵重返广武前线,加上原有的部队,汉军聚集在荥阳前线的已有十几万人。如果再加上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人的武装,连同赶来助汉攻楚的北貉(居住在东北一带的游牧民族)骑兵,刘邦手下的人马,总数已超过了 50 万。而项羽的军队还不到 10 万,并且兵疲粮绝,士气低落。

刘邦想对楚发动全面进攻,但又担心被扣在楚军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雉。张良劝他:“现在再派使者与项羽谈判,项羽可能会答应释放太公和吕雉。”

汉王决定试一试。他派蒯通为特使,先摸摸项羽的口气。项羽回答得很干脆:“谈判可以,只是汉王要拿出十分的诚意。”

刘邦喜出望外,立即修书一封,派了一个能言善辩、名字叫做侯公的人送去。信上说:“楚汉相争,历时四载。大小战端,七十余次。将士伤亡,逾数十万。天下百姓,苦不堪言。继续纷争,徒劳无益。愿修和议,鸿沟为界。东边归楚,西边归汉。各守疆土,永不纷争。黎民幸甚,天下幸甚!”

项羽看罢书信,眉头渐舒,随即答应来日正式签订盟约。

侯公却跪在地上不起来,央求道:“承蒙大王允准和好,汉王一定非常感激。望大王恩上加恩,释放太公和吕夫人,让他们父子相会,夫妻团圆。”

项羽正要答应,季布和钟离昧急忙阻止:“汉王为人诡诈,此次允和恐怕不是真心。

还是把太公和吕雉留着,等汉王撤兵回到关中再派人送回去,这更稳妥一点。”

侯公抢过话头回答:“天底下恩重莫过于父母,情深莫过于夫妻。汉王几次举兵向东,无非是想搬取家眷,求得合家团圆,没想到却为此弄得兵祸连年。如今楚汉都想重归于好,那又何必在这件小事情上纠缠不休呢?臣认为大王您不杀汉王的父亲,是为了让汉王尽孝,不辱汉王的妻子,是大王的义气,如今再把他们放回去,更是大王的仁德。大王孝、义、仁三德俱全,汉王对您感激都感激不过来,怎么还会负约?退一万步说,汉王真要负了约,那就是汉王在天下人面前输了理。大王光明磊落,为什么要怕汉王呢?”

侯公移花接木,将刘邦东征的目的说成只是为了迎回父亲和妻子,又恰到好处地把项羽恭维了一番。项羽听得满心欢喜,当即表示:“既然两国交好,寡人也得有个诚意。麻烦先生把太公和吕夫人迎请回去,只是一定要嘱托汉王,叫他快快撤兵才好!”侯公磕头谢恩,喜气洋洋地领着太公和吕雉回汉营复命。

汉王刘邦终于和分别了多年的亲人团圆,心里十分高兴。汉军将士也欢呼雀跃,齐喊“万岁”。

第二天,兴高采烈的刘邦在侯公的陪伴下,与项羽正式达成了以鸿沟为界、中分天下的“停战协议”。两人手拉着手,举杯把盏,兄弟相称。这是他们“最后的晚餐”,也是生前最后一次握手。

欲知皇沟酒与汉文化的渊源和历史传说,请看下篇《垓下四面楚歌,乌江边霸王自刎》。



鹿石



兵部神帥